



思路花语

俏容颜不如硬实力

■陈鲁民

2024年8月1日,巴黎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杨家玉夺得金牌,为中国田径队拿下本届奥运首金,也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奥运会金牌。这样一来,她将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金牌全部装入口袋,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大满贯!杨家玉人长得很漂亮,但她更看重漂亮的运动成绩。赛后她表示:“我脑子里没想别的,就是想着走出最好的自己,要把技术走得更漂亮。”结果,杨家玉兑现了自己曾经的承诺——“我不要长得漂亮,我要我的成绩漂亮”。

人长得漂亮,回头率高,肯定是令人羡慕的好事。女子如花似玉、貌似天仙,男子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可喜可贺,但那毕竟是父母的功劳,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人更重要的还是要成绩漂亮、事业漂亮、做人漂亮,要拿出让人眼睛一亮的文绩武功,这才是最可靠的东西。

宋玉很漂亮,但他的文赋更漂亮,《高唐赋》《神女赋》《九辩》《笛赋》,都是传世之作。周瑜很英俊,“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但他之所以青史留名,还是因为火烧赤壁,“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嵇康很帅气,“容止出众”“岩岩若孤松之独立”,但人家还是靠《嵇中散集》扬名天下。潘安是史上第一美男子,但他的《闲居赋》《秋兴赋》更为出色。

科学家里,也有不少仪表堂堂、容貌出众者,但他们的事业更出彩,贡献更突出。两弹元勋邓稼先,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英俊儒雅,为国家的国防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立下不世之功,是中华民族之骄傲。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院士王德民,面庞英俊、五官立体,被称为中国石油大学“史上最帅校友”。他之所以被人记住,是因为苦心孤诣、宵衣旰食,独立推导出“松辽法”,研究出聚合物驱采油技

术,为我国石油工业做出巨大贡献。

还是说运动员吧。在运动员队伍里,女子100米短跑世界纪录保持者“花蝴蝶”乔伊娜,获得大满贯的网球运动员莎拉波娃,超级足球帅哥贝克汉姆、罗纳尔多,乒乓球名将马龙、波尔等,其出色颜值都为他们更出色的运动成绩锦上添花,因而拥有无数粉丝,获得极大荣誉。

所以,一个运动员确实可以涂脂抹粉,打扮得漂漂亮亮,以增加观赏性,也使自己更加自信,但更重要的是运动成绩要技压群雄,拿成绩服人,用胜利来说话。反之,如果运动成绩很差,乏善可陈、屡战屡败,精心装扮的漂亮容貌只能成为一个笑柄,为人所诟病。毋庸讳言,成绩漂亮再加上人物漂亮,会更引人注目,被记得更久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运动员是因为单纯长得漂亮而被别人长久记住的。

现代医学科技,确实可以使人变得漂亮,不少运动员也整过容,旧貌换新颜,效果不错。但运动成绩漂亮可是整不出来的,是要靠一枪一枪拼出来的,长年累月练出来的,挥汗如雨换来的。在这个问题上运动员最有发言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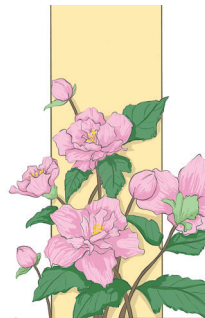
以此类推,不论是体育场竞技,还是文艺界演戏;不论是商场赚钱,还是学海泛舟;不论是科研攻关,还是仕途谋政,都要扎扎实实、勤勤恳恳,把活干漂亮,把事做漂亮,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否长得漂亮、引人注目,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一件闲事,大可不必萦绕于心、耿耿于怀。王德民院士就在别人夸赞他的颜值时,十分不屑地说:还是多谈科学吧!

最后想到左思,人物丑陋、猥琐,实在上不了台面,可他的《三都赋》字字珠玑。一问世,天下轰动,文人骚客比着背诵,豪贵之家竞相传写,居然留下一个成语叫“洛阳纸贵”。

静水流深

河边的木槿

■章铜胜



如果要找一个最恰当的词语来形容木槿的话,那只有“朴素”了。而生长在河边的木槿,这种朴素又是被河边的风吹淡了的,朴素得好像是由木槿深入地下的根系自然生长出来的一样,淡淡的。

我是喜欢和熟悉木槿的,因为过于熟悉,才了解木槿的源于内在的那份朴素。它像我所熟悉的乡亲们一样,朴素得过于简单了,朴素得能让人无端地生出亲切感。

我以为我和木槿已经产生了距离,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亲近它了,从此,它只生长在我的记忆中,也只生长在过去的乡村里。

我不知道,心里的那份惦记,其实就不会断开的缘分。

我工作的地方离家有一段路,每天需坐班车上下班,路上要经过一条河。河堤高出路面。从车窗,能看到河堤上生长着一道茂盛浓绿的绿色屏障。挡住了河流,也挡住了我望向河面的视线。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我坐车从河边的路上走过。因为阻隔造成的疏离和陌生,我甚至没有想过要去河边走走。我不知道河堤的堤顶上还修了一条人行的步道。

一场持续的暴雨,造成了内涝,河边的那条道路中断了。我们坐车到立交桥附近下,然后上河堤,走一公里多的路,到达河流另一端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再上车。这一段路程,是我与那条熟悉而又完全陌生的河流最初,也是最亲密的接触。

和所有市区的河流一样,河流的性格是内敛的。河面不宽,水流平缓,河岸整齐,堤上的步道整洁,甚至有供人小憩的长凳。风从开阔的河面吹来,带着夏天水的腥味。但河边的风

是清凉的,会让你忘却道路中断所带给你的烦恼。你甚至会在心中庆幸那一场暴雨。

堤岸边的夹竹桃开花了,红的、白的,一朵一朵,夹在浓绿的叶间,硬生生的,有一种陌生的违和感。我不喜欢夹竹桃花开得霸道,霸道得生硬和不知道收敛。夹竹桃总是生命力过于旺盛的样子,一株散作一大丛,撑开了,挡住了道路。将夹竹桃栽在河边的人,也一定是霸气外露的。

走上河堤的喜悦,被那些夹竹桃的恣意忘形搅得纷乱。我不停地向河面张望。在我眼角的余光里,在夹竹桃的中间,我看见了一个熟悉而又单薄的影子,不错,是它,是一株木槿。

在木槿的枝条上缀着一个淡青色的花苞,开着一朵朵粉紫的花朵,也留着一枚枚如拳般缩在枝头——已经开谢了的残花。

木槿的花,只开一朝一暮。在我的心里,木槿是有情有义的植物,它将昨天的花、今天的花、明天的花都留在枝头,像是幸福的一家人,不分病残老幼,相扶相携,共生共荣。

一株、两株、三株……我在心里默数着,边走边数,数风中的木槿。一朵、两朵、三朵……我在木槿的枝条上数着那些花苞、开放的花和已开残了的枯花。

一路数来,看到开粉紫单瓣花的木槿,也发现了开粉红重瓣花的木槿。那些花在河边摇曳,像夏天河面上的风,吹来一阵阵的清新而又朴素的花香。

那条河与河边的木槿,在我每天经过的路上,一直在。它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有一阵风从河面上吹来,来了又去了;有一朵木槿花在夏天开了,开了又谢了。

代口村的血色黎明

柘城县西北23公里的废黄河西岸,有一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大集市。此集称戴口集,后写为代口。解放战争后期,宁柘商支队曾在这里遭遇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浴血突围战。

那是1948年1月27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日的深夜,冷风刺骨,滴水成冰,苍白的月亮挂在天空。我豫皖苏区第一分区宁柘商支队,趁着月色踏着冰雪悄悄转移到代口宿营,并紧急召开了宁柘商工委会议。

不料,天刚拂晓,村外突然响起密集的枪炮声。一颗颗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原来是国民党新5军368团唐运奇营及匪徒千余人气势汹汹地前来偷袭。我宁柘商支队一场浴血突围的恶战开始了!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为了确保支队的的安全转移,支队长王飞霄的爱人——19岁的女文书李平挺身而出,主动要求留下掩护。由于她当时怀有身孕,警卫员刘之警恳求说:“我架也要把你架出去,支队这么多战士,怎么能让你留下来呢!”此时,敌人不仅从四面包围上来,而且用4门大炮一齐向村内轰

击。李平毅然挣脱警卫战士的手,迅速拿起枪同三连曹指导员等人奋勇阻击敌人,一时间枪声大作。敌人以为我军主力在此,纷纷掉转头向这边扑来。战士们越战越勇,雪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部队主力已突出重围安全转移,赶去惠济河西岸集中……

战斗中,李平身负重伤,还在拼命射击。她靠在树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同志们,冲!”话音未落,又不幸身中两弹,倒在了血泊中,再也没有起来。殷红的鲜血浸透了冰冷的雪地。支队的曹指导员及11名战士也当场英勇牺牲,排长张士善、阎青云等20余人受伤被俘,惨遭杀害。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代口的墙垣,浸润了代口的土地。柘城人民将永远铭记1948年腊月的那个血色黎明,那场血腥的战斗。

诗风词韵

驭手(外一首)

■安志国



座座移动山峰,驮着呐喊
穿越万千风尘
与戈壁滩和沙风赛跑
赴多少奔腾
就生多少红柳
春的勃发,夏的热烈
秋的烂漫,冬的明灿
组成惊天动地的生命绿洲

摘收尖锐的熠熠锋芒
红的沙,真的荆,硬的人
拧成雷,炸裂天空雨云
轰平一道道岗
声声清脆响鞭
抽暖寒季,击亮太阳

摇开一粒粒素雅禅意
漫响远山近水
擦明迷雾,揉薄红尘
落生一地悟思

现在,思雨已淋开花梦
只待春色满园
点亮一盏盏灯笼
照暖漫漫冷寂长夜
染红素淡人生
远途,正植结百里芳菲

雨铃

晨闻雨音
紫丁香沐声而绽

它们一起把大漠的干枯
送交东方太阳
喊出大地的震撼
唤来朝晖的喷溅

